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二八回 一心盡考因難呈祥 滿中級斯文當場出醜

話說蕭麻木違拗不過，只得著了那才洗的褲子跟徐貴就走。但是看我上回書的人，不免要議論我說得不甚圓轉。這蕭麻木既有個家，鬧成這種樣子，不曾見他家裡有人出面查點一句，難道他家裡一個旁人沒有嗎？列位有所不知，他家裡人卻無多，單單只有一個七□多壽的老母，又癱又聾又瞎，較那死人只多了一口氣，所以外面就鬧成這種樣子，他睡在裡面就同沒事一樣。這蕭麻木獨有一件好處，無論怎樣忙法，怎樣窮法，他一日三餐，總要按時按頓，煮得好好的捧到母親面前，候著吃完了，然後自己才吃。一年三百六□日，頓頓如此。就是在今日闖下了這場大禍，獨獨遇見濟公來救他，也是上蒼可憐他這點孝心，所以逢凶化吉。就是濟公特為的跑來救他，也不過因他是個孝子。善書上說過的：「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。」看蕭麻木的這一件事，可見古人的話一些不錯了。閒話體提。且言徐貴將蕭麻木帶到家裡道：「我這房裡你是合式的，索性請你進來樂穀了。」就便尋著一條鐵鏈子，把他向下手牀柱上一鎖，在外面人看起來巧巧的上手弔著一個女的，下手鎖著一個男的，以為徐貴到這地步，還同鬧笑話一樣。那知徐貴到底是個吃衙門飯懂公事的，內中大有用意，是暗暗做的個因奸致命的勢子，以便杜住他娘家人不好開口。鎖了停當，一眾女眷見他回來，又哭又說的鬧了半晌。此時酒店裡跟去的兩個伙計也回了酒店，將那赤著下截鑽籬笆的樣子說了人聽，沒一個不捧著肚子的笑。濟公這辰光灑同狗肉已消去大半了，覺到嘴裡能教抽點空子說說，便向那兩個伙計問道：「聽說這蕭麻木家裡還有個七□多歲的母親，你們可曾看見不曾？」那兩個伙計朝他一望，見是一個邇裡邇邊的和尚，連睬也不睬，還是對著大眾談他的心。濟公正待發作，只見哄哄的來了一陣人，說道：「周家大先生、二先生都來了，聽說還要到臨安府請驗呢！」一眾人說著，直向徐家門裡擠進。濟公也就站起身來，向徐家就走。那掌櫃的連忙喊道：「和尚，你酒錢還不曾會呢！會了賬再走罷！」濟公把眼睛朝他一頓翻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好沒道理，我和尚吃酒，向例總有人來會東，從來自家不曾破過鈔的。而且我的酒兒菜兒的才吃了一半，就是你不要我的錢，叫我走，我也是捨不得走。我就在對面門裡，把個會東的找得來，代俺還帳，你請放心是了。」說著，但見他扭頭扭頸的，從人眾裡擠到裡面去了。那酒店人見他到了徐家，諒他不能由屋上逃走，只得候他出來再說，我也按下不提。

單言濟公走進門裡，就在簷下站定，只見那周家弟兄兩個，一搖二擺、斯文繚繚的跑進來了。徐貴便眼淚鼻涕忙急急的迎出，周大理也不理，昂著頭，豎起兩個指頭，朝耳旁搖搖的說道：「天乎天乎，何奪吾賢妹之壽之岌岌焉不可終日也歎乎哉！」那週二又接口說道：「是誰狗畜生而冤枉吾妹乎不端，不亦其有所此理也耶！」說著走進屋裡，又問道：「請問舍妹之亡靈安在？肯引我一見可乎？」徐貴道：「就在這首房裡。」周大才要進房，那週二又連忙止住道：「請吾兄暫停之乎貴趾，吾妹胡為乎哉而乃尋之乎短見，嗚呼噫嘻！即男子入內闈之其故已耳，兄胡為明知之而故犯之哉！此弟所百計維思，而難為吾兄解也。」就此弟兄兩個你「之乎」、他「者也」，在裡面牽個不了，一眾看的人，沒一個不笑得要死。濟公此時看了這一派的臭文，實在氣悶不過，用手把大眾一分，大踏步上前，一把揪住週二的耳朵說道：「你是娘家人，既然到了此地，應該想個法子，把妹子救轉來，才是道理。可恨你們這兩個酸貨，一些正事不問，滿嘴的嗚呼嗚呼，就同讀祭文一樣，俺恐怕人家活活的一個新婦，被你們這兩個呆囚咒殺了呢！」說著那兩個指頭就把週二的耳朵揪得同爛面餛飩一般。週二摸不著頭腦，突然被濟公揪住這樣說法，他倒也還好，並不顧耳朵疼痛，還是頭搖搖的、手指指的對濟公辯道：「嗚呼噫嘻，豈有不死之人而謂人能殺死他的嗎也乎哉？豈有已死之人而謂人能殺叫他復活的嗎也乎哉？是不可不與長老深辨其情焉者也！」大眾見週二被和尚揪得要死，他還要是這個文法，不由得拍著手，一派笑聲就同潮水一般。但見周大走上前來，又向週二說道：「噫，異哉！此亦妄人也已矣，尚足與之乎以口舌爭耶？楊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若而人也，非吾徒也，吾弟鳴鼓而攻之可也！」話言才了，週二見周大叫他鳴鼓而攻，他真個就是一拳向濟公屁股上敲去。濟公此時真個急了，就把週二的耳朵拚命往下一墜，巧巧的把個頭墜偏了，半面的嘴頭朝上。濟公便伸開巴掌說著打著道：「你這討厭的呆囚！滿嘴的之兒、乎兒、者兒、也兒、詩云兒、子曰兒，我就叫你疼兒、痛兒、麻兒、癢兒、啼兒、哭兒、叫兒、喊兒的受用得個不亦樂乎也焉哉！」此時徐家不像死了人，就同戲台上唱戲似的，看的人沒一個不笑得肚皮發痛。

那周大見兄弟被和尚左一個嘴頭，右一個嘴頭，連二連三的雖然不重，活像燒餅店裡貼燒餅的勢子，真個氣忿不過，便大聲喊道：「還了得！和尚毆辱斯文，該當何罪？士可殺不可辱，我同你和尚就拚了罷！」說著，就勢一老頭直向濟公胸口撞去。此時周家來的婦女見和尚同周大、週二交手相打，便拍著手喊道：「你們救命啊，和尚打死人了！」就這一聲喊，房裡鎖的那蕭麻木倒被他提醒了，暗道：外面既鬧和尚，莫非是濟顛僧來了麼？昨夜他老人家在刑部廳上，本隱隱約約的說過了這句話的。但想要探頭望個真實，卻再也望不見，身子又被鎖著跑不出來。恰巧此時徐貴跑進房來有事，氣憤憤的說道：「笑話笑話，岔事岔事，這樣鬧喪的樣子，我倒是第一次見呢！」蕭麻木見他在房裡嘖嘖咕咕的，便喊道：「徐爸爸，你老來啥，我有句話同你說呢！」那徐貴見蕭麻木喊他，格外有氣，走上前來說道：「我同你還有啥話說？禍根禍苗皆由你起的！」就勢踢了蕭麻木兩腳，依舊出門去了。蕭麻木急得沒法，只得大聲喊道：「你們不要得罪和尚哇，這和尚是濟顛聖僧來救吊死的嫂嫂的哇。」大眾聽見這話倒也將信將疑，恰巧外面走進一人，是刑部承刑的書班，姓洪，叫洪守正，平時同徐貴□分要好，聽說徐貴的補房奶奶弔殺了，特為過來弔喪。昨夜市和尚是他承刑，濟公他是認識的，所以走進門見濟公同兩人在對面屋裡相打，連忙向徐貴說道：「你快些過去解勸，難道濟公聖僧你認不得嗎？」

徐貴聽洪守正這樣說法，又聽房裡蕭麻木「聖僧聖僧」的喊個不住，心中這才明白。隨即擠到對面屋裡，向濟公面前一跪，說道：「聖僧在上，恕小民無知，求聖僧慈悲了罷！」濟公見徐貴已經認明自己，便就勢鬆下手來，又代周大身上撲撲，週二嘴上揉揉，哈哈的笑著說道：「可憐讀書人出世不曾吃過這樣的虧，今日要算大大的受著痛了。」周家兄弟被他弄得氣不得惱不得，只得面紅耳赤，氣喘氣喘的在旁邊椅子上坐下。濟公轉身見徐貴還跪在地下，嘴裡頭「聖僧慈悲」、「聖僧慈悲」，哀哀的苦苦。濟公笑道：「俺慈悲過了，已經放過你家親眷了，你起來趕緊將那偷漢的婆娘收殮去罷！」徐貴道：「總要求師父救救妻子的命哩。」濟公又笑道：「俺救他的命倒是小事，將後累作你做老烏龜，反轉對你不起，不如就此算了罷！」徐貴那裡肯聽，還是跪在下面再三哀求。濟公道：「也罷，你既要我救他，我今吩咐你三件事，你要依俺，俺才救他呢！」徐貴道：「師父，莫說三件事，就是三□件事、三百件事，小人都是依的，但求師父吩咐便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就要依呢，要是我說出口，你有半個字不肯，那時我發了急，念一個咒語，將那屍身變成九丈□尺長，叫你沒處買棺材來盛他，那時你反轉就求下禍來了。」徐貴道：「聽便師父怎樣吩咐，小人雖自己去死，總是情願，就請師父說明了罷！」

濟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起去先辦第一件事罷！先代俺把蕭麻木放開，著他前來，俺同他有話說呢！」徐貴忙起身走去，放了蕭麻木，一同走來，仍然跪下。濟公問麻木道：「徐貴去提你的時候，可曾打你嗎？」蕭麻木道：「怎樣不曾打？腿子倒被他用草繩抽爛了。」濟公道：「打得不外，本是腿子妨的法。他若打到別處，我便同他有帳算了。你只在此候著，同我去吃杯酒暖暖疼去也好。」隨即又向徐貴道：「這第二件事，我要問你，你此後還疑惑你妻子有不端不正的嗎？」徐貴道：「此後不敢。」濟公道：「我也不過分難為你，你自己打掉三個嘴頭，免致日後消嘴薄唇的亂糟蹋人。」徐貴無奈，便輕輕地敲了三下，並無絲毫痛楚。濟公道：「這樣輕鬆法子，你將來必定記不得。」隨用手指著，念了一句「唵嘛呢叭迷吽」，只見徐貴倒在地下，亂哭亂滾，覺得打的這半邊，就同小針在裡面戳一樣，說不出那樣的難受。不上一刻，濟公說了聲「止」，徐貴忽然跪起，就覺一些兒都不痛。濟公道：「此後你家夫妻反目，我卻不能禁止於你；但你如有一句冤枉到他不端不正，我立時就叫你發這個毛病。」徐貴當下自然聽從；不料過了一天，因同妻子說要話，把濟公的話忘掉了，順口不尷不尬的說了兩句，那知忽然的半面頭疼得要死，可見佛法比王

法還厲害得多呢！此是後話，不必深言。

單說濟公見徐貴止了疼，重新跪起，又說道：「那第三件事是最容易的，你去問你家兩位舅爺，此後嘴裡還『之乎也者』的嗎？」徐貴剛要起身，只見周家弟兄兩個連忙跑來跪下說道：「愚弟兄已知罪了，此後再也不敢如此，然而請聖僧從速救活舍妹罷！」濟公還未聽完，睜著眼睛向兩人罵道：「你看你們這兩個說不改的死回，嘴裡還是『然而』『然而』的呢！」週二道：「愚弟兄不過如此之云云，並非有心用文法者也。」濟公聽了，只急得向二人跳腳說道：「實在可惡，可殺，可惱，可恨！他到底不能離『之乎者也』的，算了罷，算了罷！想情你是孔夫子的學生，我佛家管不了的，算了罷，算了罷！你們皆站起來，領著俺去救人罷！」徐貴同周家兄弟大喜，便連忙起身，領著濟公進房去救周氏。那知濟公才進房門，忽然倒退出房，說道：「俺不去，俺不去。」但不知濟公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